鮚埼亭集外編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二

鄞　全祖望　紹衣

簡帖二

答沈東甫徵君論唐書帖子

南雷先生晚年文字亦多疏畧如唐書玄宗憲宗之死皆非定論不可不加攷索新唐書於憲宗郭后曰宣宗毋鄭故后侍兒有曩怨宣宗奉養稍薄后不得志一日暴崩此其罪在宣宗也東觀奏記則曰宣宗追恨穆宗爾臣之酷誅鋤逆黨無漏網者太后恐懼一日登樓便欲自殞左右持之以聞其夕暴崩時禮院檢討官王皡

抗疏請合葬配享上怒宰相白敏中召暐詰之暐曰憲宗厭代之夕事出曖昧太后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暐坐貶官然則宣宗以郭后預聞元和之弑固矣而據此遂謂其事爲實則恐不然宣宗實錄是年五月戊寅以太后寢疾權不聽政宰相帥百僚問起居己卯復問起居下遺令是日太后崩初上以憲宗遇弑頗疑后在黨中至是暴得疾崩蓋上志也甲申白敏中帥百僚請聽政不許丙戌三上表乃依六月貶王暐句容令夫據云太后寢疾權不聽政宰臣帥問起居且有遺令則固非暴崩矣其成喪也猶循一切

故事三上表始臨朝俄而遽黜其葬祔之禮實錄成於
宋敏求所補蓋其云問起居罷朝乃本內起居注所書
循向來故事而又采東觀奏記之語故有自相戾者宣
溫公之深疑其事也但使宣宗實有見於元和之變懿
安萬無可逃則其罪通天已自與憲宗絕雖聲其罪於
天下以釋王暐之疑可也今既不然是猶在疑似之閒
也是以溫公意郭后實以疾終而宣宗積平日猜嫌又
因鄭后之故遂逞忿以殺其身後之禮外人推見宣宗
猜嫌之隱遂有異論斯於當日事情最爲揣摩得當觀
於大中之時旣停穆宗忌日又以次誅東宮官屬罷公

鄭拜謁甚至移守陵宮人於別地所以實其罪案者惟恐不至而咸通以子繼父王皞復敢瀆言之嗣君弗以爲非卒得配享焉何也得非天理人心固有不能自已於中者乎當王皞之初言也周墀歎其孤直然則公議固以懿安之事爲屈矣善乎胡身之之言曰文宗憤元和逆黨欲盡誅之終於不克以成甘露之禍使其父爲商臣則子未有不爲潘崇諱者斯言幷可以釋郭后之誣而愚又以爲郭后旣有鄭后之憾必有兩宮左右乘此作污衊之言前此長慶童昏父死不卹宣宗志在討賊以爲是眞與乎弒者豈知其實未嘗有也舊唐書全

然不攷反謂宣宗事后恩禮視前代愈隆固已貿貿而新史亦復不詳其事以釋千古之疑南雷遂謂憲宗實死郭后之手弑逆大惡豈可妄以加人者未知足下以爲是否玄宗之死愚舊嘗於友人問目中及之矣并附上以請益

論唐書宗室世系表一　則東沈東甫

新唐書宗室世系表自中葉以後已無所攷卽前此者舛漏已多然唐室去今遠遺文無可覈舉所謂鑄鐵成錯莫能詰何者矣予作讀史通表嘗取萬處士斯同所攷唐史諸王世表畧爲審定如道孝王元慶之下唐表

首書嗣王誘次嗣王宗正卿微（誘孫）次嗣王宗正卿鍊次
嗣王京兆尹實按舊唐書鍊於開元二十五年封嗣道
王廣德中官宗正卿在肅宗朝通鑑貞元十九年以嗣
道王實爲京兆尹則德宗朝以時代言似亦尚可相接
然草堂贈李義詩困學紀聞以義爲微之子而杜詩博
議辨之謂微以景雲中卒去大歷五十餘年使義卽微
所生則齒當長矣而詩中目以少年自居老夫則義乃
鍊之子實之弟夫以義接鍊可也但義已及見草堂而
實乃直接昌黎則義非實弟而實亦恐非鍊子也博議
但得其一而未及唐表之有可疑耳書之以寄東甫使

附注諸本表之下

答沈東甫問李茂貞地界柬

胡梅磵釋通鑑其於地理可謂精核而馮退南耕不盡許近熟視之乃知其果有誤者則甚矣箋注之難也昨接來諭以李茂貞曾兼伊涼之地而弟所著岐國方鎮表中失之此殆本之梅磵注中耶通鑑乾寧二年河東勤王兵既去李茂貞驕橫如故河西州縣多爲所據以其將胡敬璋爲河西節度使梅磵云河西謂涼瓜沙肅諸州按涼瓜沙肅之爲河西舊矣然茂貞之封域不得至此茂貞前後所并吞其有十鎮之地初鎮鳳翔已而

兼有秦隴貴福元年所稱秦帥李茂莊者也即天雄軍已而克興鳳二州即感義軍又取洋州即武定軍又取興元即山南東道皆在景福元年其時諸楊尚有龍劍一軍鎮龍劍利閬四州亦歸茂貞（興元楊守亮武定楊守忠龍劍楊守貞感義滿存）是茂貞乾寧以前所兼六鎮也乾寧四年又取邠州即靜難軍光化二年又取涇州即彰義軍（邠州自王行瑜平後歸於朝廷以鞠文建領使節是年文建鎮利州而茂貞以子繼徽代之階利州亦茂貞地則文建已歸岐矣涇州張氏世據茂貞逐張球而有之通鑑載不詳但見攷異中）又取鄜州即保大軍又取延州即寧塞軍（二鎮皆屬夏州李氏乾寧三年尚有節使思敬思諫其後皆歸茂貞史失其年大畧在光化時）是茂貞乾寧以後所兼四鎮也中閒又嘗據

有同州而不久失之若涼瓜沙肅則中爲靈夏所斷靈州屬韓氏夏州屬李氏皆不在岐人管內而河西別賜軍號曰歸義其時乃曹義金守之義金卒子元忠襲并非靈夏所得有也梅磵之言誤矣曰然則通鑑所指河西者安在曰是卽指鄜延而言蓋亦渡河而西也敝琉本爲延州節度而茂貞弟茂勳鎭鄜州皆岐國所指之河西非瓜沙也但當乾寧二年茂貞尚未有鄜延溫公要其終而言之耳梅磵所注大段縝密要其綜羅旣多不能無失閒馮叟用功是注甚力其所討論必有以補前人者而惜其不傳矣

答王十一兄敬朋論五代史天德軍建節始末帖

子

昨接來札以五代史劉守光傳有天德軍節度使宋瑤列於河東六鎮之末天德軍建節始末以及宋瑤始末俱無所見為疑按天德軍在唐之豐州唐書地理志豐州中受降城西二百里大同川有天德軍天寶十三年置本名天安軍乾元後徙屯永濟柵故隋大同城也改名天德元和九年宰相李吉甫奏復舊城安北大都護府本治中受降城開元十二年徙治天德領縣二曰陰山曰通濟方鎮表天德軍原隸朔方大歷十四年析置

河中振武邠寧三節度使而朔方專領靈鹽夏豐四州西受降城定遠天德二軍貞元十二年朔方罷領天德及西受降城以振武之東中二受降城隷天德軍置天德軍都團練防禦使領豐㑹二州三受降城胡身之曰天德東南至中受降城二百里西渡河至豐州百六十里西至西受降城百八十里北至磧口三百里西北至橫塞軍二百里回鶻列傳武宗即位黠戛斯率三部及特勒大酋詣振武降詔以天德軍爲歸義軍即拜歸義軍使明年罷歸義軍即方鎮表所云天德賜號節度者也此天德在武宗以前開府置鎮之可考者也初唐人

置六胡州於靈鹽之南以降突厥曰魯州曰麗州曰含州曰塞州曰伊州曰契州以援應天德而援夏州開元并爲宥州續通典曰宥州本漢三封縣地盡靈鹽夏皆有籍於天德如此晉人起於忻代之閒世有事於天德沙陀列傳元和八年以回鶻過磧南詔朱邪執宜屯天德及國昌爲鄜延節度使以回鶻寇天德徙節振武然則天德罷節而後始卽以其軍屬振武此唐表之所闕而可以旁推而得之者也國昌拒命天德入於吐渾沙陀列傳國昌與黨項戰未決大同川吐渾赫連鐸襲振武盡得其貲械僖宗以鐸領大同節度使然則赫連盡

已先居天德旣破國昌遂得雲州而以大同建節天德亦當由振武徙隸大同此亦唐表之所闕而可以旁推而得之者五代史唐本紀大順二年克用攻雲州圍之百餘日赫連鐸走吐渾天德之復歸於晉蓋在是時其復建節雖舊史失之然亦在大順以後可知然則晉人未有天德吐谷渾時足爲雁門害蓋忻代之有籍於天德如此若天德之陷於契丹則在莊宗時遼史太祖本紀神册五年畧地天德節度使宋瑤降更其軍曰應天宋瑤復叛拔其城禽瑤俘其家屬徙其民於陰山南蓋在莊宗并梁之前三年故其後勸進表有大同振武二

使而無天德自宋以後豐州沒於夏人故其地望遂不著至明則即所謂河套者也瑤之從李克用軍中未得齒於薛志勤康君立之餘而以大將領邊則必有可紀之功而史失之其孫偓於宋史有傳故知爲河南洛陽人瑤雖陷北然其子廷浩尚莊宗女義寧公主歷石原房三州刺史晉初爲汜水關使張從賓之叛力戰死之故偓以父死事補殿直偓又尚漢高祖女永寧公主偓之女即宋藝祖孝章皇后蓋五代時之世家貂蟬累葉未有如宋氏者宋史又言瑤在唐以天德節度使兼中書令唐末以三省長官加藩服者祇有梁晉岐蜀吳越

諸王其麾下將帥之建節者止於尚書或僕射而止宋
史所云或瑤之贈官而誤以爲兼者聊爲牽連記之以
奉復云

答史雪汀問宋瀛國公遺事帖子

來諭以宋瀛國公事諸書所載多相牴牾兼之不見正
史爲疑此在元史順帝本紀及虞集傳已啓其端但未
詳紀通鑑續編因元史綱目又因通鑑是以其事多未
悉耆常熟錢尚書嘗考諸書攷其顛末已無滲漏符臺
外集宋幼主北遷時降封爲瀛國公一夕世祖夢金龍
舒爪纏殿柱明日瀛國來朝立所夢柱下世祖感其事

欲除之謀諸臣下瀛國知之大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師往西天受佛法獲免按宋恭帝以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丙子亡國時方六歲以至元十九年二月徙上都其日即殺文丞相蓋因奸民薛保住告變謂有興復宋室之謀也以二十五年十月學佛法於吐番時年祇十八耳余應詩曰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尚公主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為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沾酥胸瀛公晨馳見帝師大雄門下參禪宗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也

湖山類稾瀛國公爲僧號木波講師庚申外史瀛國爲僧白塔寺已而奉
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因嬉遊至其寺憐國公年老
且孤留一回回女子與之延祐七年女子懷娠四月十
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其寺上有
龍文五采氣即物色得之乃瀛國所居室也因問子之
所居得毋有重寶乎曰無有固問之則曰今早五更後
舍下生一子明宗大喜因求爲子并其母以歸元史順
帝本紀母罕祿魯氏名邁來迪郡王阿爾斯蘭之裔孫
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爾斯蘭帥其衆來降乃封爲郡
王俾領其部族及明宗北狩過其地納罕祿魯氏延祐

七年四月丙寅生帝於北方此與外史言雖參錯然實相合余應詩云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何喬新注延祐丙辰仁宗命明宗出鎮雲南明宗不受命逃之漠北其與瀛國公締交蓋在斯時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為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是也元史順帝本紀當泰定帝之崩太師燕鐵木兒與諸王大臣迎立文宗文宗既即位以明宗嫡長復遣使迎立之明宗即位於和寧之北而立文宗為皇太子及明宗崩文宗復正大位至順元年四月辛丑明宗后八不沙被讒遇害遂徙帝於高麗使居大青島中不與人接閱一載復詔天下言明宗在沙漠之時素

謂非其己子移於廣西之靜江虞集傳文宗將立其子阿剌忒納答剌爲皇太子乃以妥懽帖睦爾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承旨阿憐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事於脫卜赤顏又召集使播詔書誥中外余應詩云文宗降詔居南海是也庚申外史文宗疾大漸召皇后及燕帖木兒曰昔者晃忽叉之事爲朕平生大錯悔之無及燕帖古思雖朕子然今日大位乃明宗之位願召妥懽帖木兒立之庶可見明宗於地下言訖而崩晃忽叉者乃明宗皇帝從北方來飲毒而崩之地燕帖木

兒內懼躊躇累日自念晃忽叉事已實造謀恐妥懽帖木兒至而治其罪姑祕遺詔不發因謂文宗后曰阿婆且權守上位妥懽帖木兒居南徼荒瘴之地未知有無我與宗戚諸王徐議之可也是時燕帖木兒以太平王爲右相宗戚諸王無敢言者逗遛至至順四年三月上位虛攝已久內外頗以爲言始迎明宗幼子懿璘只班登位不發詔不改年號踰月而崩廟號寧宗燕帖木兒復欲立燕帖古思文宗后固辭曰天位至重吾兒年少妥懽帖木兒在靜江可取爲帝且先帝臨崩言猶在耳燕帖木兒知不能已遂遣使去廣取妥懽帖木兒太子

來京行至良鄉以郊祀鹵簿禮迎之欲以此取悅太子之意既而燕帖木兒驅馬並行道上舉鞭指示太子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之由太子訖無一言以答之燕帖木兒心疑懼留連至六月方使登位通鑑綱目燕帖木兒疑太子意不可測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立則天下亂用是議未能決遷延數月至是燕帖木兒死皇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且約後當傳於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余應詩云五年仍歸居九重是也庚申外史太后每言帝不用心治天下而乃專作嬉戲至元五年乙卯臺官奏曰太皇太后非陛下母乃陛下

孀母也前嘗推陛下毋墮燒羊爐中以死父母之讐不共戴天乃貶太后東安州安置太子燕帖古思番陽路安置尋皆遇害尚書因希旨謂文宗在日謂陛下素非明宗子帝大怒撤去文宗廟主并逮當時草詔者瞿宗吉詩話時虞集已謝病在家以皮繩拴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逮捕至大都疾之者爲作十七字詩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死至則以文宗親改詔稾呈上帝覽之曰此朕家事外人豈知脫脫亦爲之言得釋然兩目由是喪明水東日記後至元二年追尊帝生母邁來迪爲貞裕雲徽后余應詩云壬癸枯乾丙

丁發西江月下生涯終何喬新注壬癸水丙丁火元水德王宋火德王故老相傳順帝北遁殂於應昌倉卒取西江寺梁以供梓宮之用梁間隱隱有字亟視之乃西江月一調有龍蛇跨馬亂如麻可汴御在西江寺下之句或曰太保劉秉忠所作至今兒孫去沙磧吁嗟趙氏何其隆惟昔祖宗受周禪仁義綿有三王風雖因涙子失中國世爲君長傳無窮是也其間印合之奇又有不可解者宋太祖以庚申即位開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於四更末即轉六更方鼓嚴鳴鐘太祖之意恐有不軌之徒竊發於五更之時故終宋之世宮中無五更而不知更之爲庚也歷真宗天禧四年一庚神宗元豐三年二庚高宗紹興元年三庚寧宗慶元六年四

庚至理宗景定元年爲五庚而元世祖以是年即位希夷所謂怕聽五更頭也越十七年遂以亡國乃從世祖至元元年歷仁宗延祐七年又得庚申則六庚也而庚申君適以是生並見閒中今古錄及甘露園短書非所謂莫之爲而爲者乎又陶弘景胡笳曲有負扆飛天歷終是甲辰君之句元文宗生年甲辰紀年天歷當時以爲受命之符乃元讖亦有曰大元之後有庚申彭璋以爲甲辰君者元之所以亡也庚申君者宋之所以復也符臺集又載永樂中常侍太宗觀歷代帝王遺像至宋太祖以下太宗笑曰雖都是胡羊鼻其氣象清癯若太醫然至元列帝

曰都吃綿羊肉者及順帝曰惟此何爲類太醫也忠徹俯首不能對退問同里黃潤玉得之因歎不得以此對爲恨是其賦形之異又有冥合非異事乎楊維楨曰宋太祖之德至矣肇造帝業不傳諸子而傳諸弟太宗負約金人之禍舉族北遷而太祖之末孫復紹大統有江南者百餘年爲元所滅而瀛國公陰纂元緒世爲漠北主天之報太祖一何厚也庚申君以洪武元年北遁而其次年卽得太行隱士權衡所著外史是其事在元人皆知之而明寧王奉太祖詔纂序博論直云瀛國外婦之子緜延宋末六更之讖正與國史所書相爲證助錢

謙益謂元史潦草卒業原屬未成之書然則庚申軼事直元史一定案不得以呂嬴牛馬之疑等諸曖昧也

與杭堇浦論金史第一帖子

交聘表中其於使事但書其人而已若以三朝北盟會編諸書畧取其節目之有關係者補入之則旁行之譜較不寂寞當日班荆燕賓之館簿錄不少今脫落十九良可惜也兹偶翻石湖詩集又得一可疑者石湖輓太上皇帝詩有曰寇降千猰貐胡拜兩單于元注遺詔之下淮北父老涕泣曰太上皇眞主也實受北人兩朝之拜謂亶亮二酋皆嘗在聘使中是在交聘表中不載或

尚有說乃宋史本紀亦無之愚初以石湖身事兩朝又嘗奉使命而北其言應有據依豈知其皆荒唐之語也攷北使至南大率降人如施宜生王全之輩雖卿輔重臣亦未有以使遠出者至以宗室行則尤不槩見況熙宗本太祖冡孫早居儲副之地固斷無奉使之理而宋史自高宗即位累使如金未嘗報聘紹興三年冬粘沒喝始遣李永壽王翊來欲畫江以益劉豫次年即有南牧之師又一年而世宗殂熙宗繼統則亶未嘗在聘使中之證也海陵在熙宗之世已爲三省尊寵長官迨其篡位之後讀柳屯田望江潮詩遂慕臨安繁盛始密遣

畫工隨使臣來俾寫西湖山水爲屏置之座右圖已像於其上題有立馬吳山之句則亮未嘗在聘使中之證也蓋嘗攷之金史惟海陵之弟兖嘗於熙宗末年以左宣徽使至宋其事不見於交聘表而見於其傳是故大定以前金之宗室曾至宋者一人而已夫以漫然無影響之事而與人傳之詩老筆之可謂誣矣嗟乎稽首稱藩以徼朽木燈檠之榱閒闢以來未聞若是之辱而臣子於身後乃加以烏有之榮是又誓心天地之士所爲扼腕長吁而君子以是知宋之終於不競也昔遺山之輯詩也亦以庇史足下方蒐軼事備參核如石湖詩亦

攷異之所不遺也謹書此東之座右

與杭堇浦論金史第二帖子

宇文虛中在宋金二史俱有傳然金史但言其恃才傲物詈國人爲獷鹵於是諸貴要積不能平誣其謀反有司鞫治無狀乃羅織其家圖書以爲反具虛中引高士談爲證有司幷殺士談是虛中原未嘗反也然則臨安何以爲之贈䘏宋史則言旣爲國師因得知東南之士皆憤恨陷北密以信義結之金人不覺秦檜聞而惡之遣其家屬往北已而虛中被誣百口同日焚死是特微言虛中之不忘故國而究不詳其所以死及讀周益公

平園集言虛中忠謀義槩謂當享平國君之封而天不相之乃從庾珉王儁於地下又言藕屬國看羊海上假雁足帛書得歸虛中負有此書而不得遂頗疑其於二史無徵乃博攷建炎雜記三朝北盟會編金國南遷錄及北窗炙輠諸書則虛中欲以皇統六年熙宗郊祀之日結死士挾淵聖以歸時金人方德秦檜誓書中有不輕易宰相之語而檜亦發虛中事以報之虛中知事洩即以所部先發不克遂死即中州集所云謀以兵使南奔者也李大諒征蒙記言虛中連結內外官守七十餘員為萬戶司寇惟可所告然則虛中雖失身異域而報

國之誠炳炳如丹其不惜屈身以圖成事志固可悲而
功亦垂就當與姜伯約同科史臣盡掩不書可謂冤矣
愚讀虛中初見留時所作長句三首情詞悲壯悽惻蓋
三致意於西河之館北海之羊而極之以裂眥穿胸要
之以一死其後金人遣之南歸虛中以奉命祈請而來
二帝不還虛中不可獨返遂翻然有聖德神功碑之作
虛中之才固自謂其足以辦完顏君臣於股掌也及金
人爲請家屬則虛中密令王倫奏請弗發而秦檜使私
人程邁促發之虛中子師援力乞留不得是其父子之
情亦可原矣前此呂頤浩之請督師亦以虛中密奏也

廹陰謀不發於和龍而蠟丸反告於江左虞淵之日終沈不返一門并命雖復賜廟易名命官賜姓欲以遙慰孤魂其亦何益之有雖然吾嘗三復虛中之事亦非盡奸臣之過也史言韋太后之歸也淵聖卧車前泣曰歸語九哥我得太乙宮使足矣他不敢望也太后許之旣至臨安始知朝議遂不敢復述淵聖車前之語蓋自苗劉之亂軍士妄以淵聖爲言高宗始恐淵聖之歸或有搖動人心之患故王倫所以爲秦氏但以淵聖脅高宗而和議定非過論也虛中死又越六年始遣巫伋請之海陵亦云不知歸時作何頓放伋逡唯唯而退不復再

謂是淵聖之終於北高宗志也彼一德格天者其亦逆
探吾君之隱而有所恃而爲之又藉此以困北方之寵
使無復梗和議以爲吾患者然則虛中區區之說雖謂
之不知幾焉可也史又言金人既廢劉豫將立淵聖於
南京會以和成而止而鄂武穆王嘗奏稱金人將遣淵
聖小皇子來統河南之地當時中原之民延頸以望故
國金人豈不知之而肯挈其地以然既死之灰者蓋故
爲是言以脅臨安使之急於和耳古之君子不置身不
測之地以覬非望之功以虛中之苦衷而生爲洪皓朱
弁所鄙死與王倫同傳一擲不中瓦裂而無以自白可

爲流游士談乃武烈之裔亦虛中同謀也宋金二史荒陋已甚如虛中之被衂在紹興末出於太學生程宏圖之疏史亦無之足下能爲一洗其沈屈則舊史之功臣矣虛中子師援仕宋官顯謨閣待制而朱子謂其入金嘗帥河南故虛中欲倚以成事此於他書無可證伏希并西意改之

與杭堇浦論金史第四帖子第三帖子已入內集

于侍郎齋乘其中多不可信者所言濟南府鵲山有劉豫墓中生蝎于足下欲引入豫傳作注是妄語也僕前過鵲山時亦嘗訪神鑪之故址以求白龍之遺鬐或稍

補晉王別集之舊聞使得與梟鳴龍嘯諸事相爲疏證而茫然莫得意謂陵谷變遷故不可問及取劉氏事跡與楊堯弼所作豫傳皆無此語乃以史諦攷之始覺其誣方朱之以豫守濟南也是時山東羣盜蠭起豫欲易江南一郡政府持之不與忿忿而去其冬遂殺守將關勝降於撻懶盡建炎之二年也金人移豫知東平盡統河南陝西之地而留其子麟守濟南踰二年金始冊豫爲帝定都大名尋以東平爲東京徙之而升濟南爲興平軍麟以節使兼判府則天會之八年豫旣建元阜昌都汴麟亦入相罷節豫以其弟復知府事踰年失國徙

臨濟麟復出鎭興平改上京路轉運使是則劉氏父子兄弟居齊之始末也然則麟嘗再蒞濟南首尾歷有年所而豫之在官數月而已安得有墓在龍山也其徙臨濟以後卽欲歸骨阜城恐亦不可得況遠至歷下乎且豫以不愛濟南故降金寧復有賞於龍山之秋色而視爲桐鄉也倘謂是麟之墓而訛爲豫則麟之卒官亦在上京總之於龍山非菟裘也蠢茲蛙聲豈能附驥尾以延其壽乎殆亦因野人田父所傳而筆諸簡者齊州山明水秀之區蓮湖十里曾爲松壽所污寧堪使龍山之靈并受此擾攘之屈也聊書之以供一笑

與杭堇浦論金史第五帖子

昨讀所注河渠志引齊乘以大清河爲古濟水小清河爲劉豫所導此在近人皆沿其說然嘗聞之閻徵君百詩則非也以水經注元和郡國志太平寰宇記攷之濟水最南漯水在中河水最北今者小清河所經自歷城以東如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皆古濟水所行也大清河所經惟自歷城以上至東阿爲古濟水道而自歷城東北行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漯水所行也蒲臺以北則古河水所行也葢唐宋時大河行漯川其後大清兼行河漯而小清則斷爲濟水

故道齊乘之言蓋攷之不審也今一統志以大清河之上流爲古濟水是已而謂小清河卽古濼水此似不安於齊乘之失而小變之然亦非也自漢至唐祇稱濟水杜氏通典始有清河之名南渡後始分大小清河而濼水之名與濟水竝見於左傳今小清河之道屬濟水故道非濼水也（蔣本無今小清河以下三句註云以下闕）

移明史館帖子一

橫雲山人撰明藝文志稿專收有明一代之書其簡淨似爲可喜然古人於藝文一門必綜彙歷代所有不以重複繁冗爲嫌者蓋古今四部之存亡所由見焉班氏

於春秋諸傳以鄒氏之無師夾氏之無書尚登諸冊愍古學之失傳也師曠六篇顯然爲後人因託不敢輕去闕所疑也是以王子邕家語之非舊本師古必注之漢志之下而歐公謂水經作於郭璞正不嫌與隋志異同漢志所有至隋而佚其半隋志所有至唐而佚其半其卷數或校前志而少則書之闕可知或校前志而多卽未必僞要其書之攙改失眞可知漢以七畧爲本隋以七志七錄唐以開元書目宋以崇文中興兩書目天下圖籍至繁豈無逸出於山林草澤之閒而必以內府所藏核之防作僞也世道降而人心壞雖在翰墨俱思舞

詐以聳一時漢之百兩尚書宋之三墳在前代已不少而明尤甚前輩議明文淵閣書目不詳撰人姓氏不詳卷帙其爲荒畧固無可解然正嘉之閒有僞作正始石經者託言中秘所得而不知其爲書目之所無其妄立見則雖荒畧亦自可貴矣即如崔氏十六國春秋晁公武所未見馬氏通攷已去其目而有明中葉纂集成書出於携水項氏斯亦不可不詳者也常熟錢尚書言內府尚有吳謝承後漢書其友曾裔雲及見之後爲德清方少師取去斯言吾未之敢信而閻徵君言曾見之於太原爲明永樂閒刻本信或有之必僞書也蕭山毛檢

討所引經典釋文皆稱舊本又不知其爲誰氏之藏也姚江黃徵君有宋薛居正五代史不戒於火近人有詭言其書尚在者及詳詰之則窮矣年運而往曆本乘之徵文不足徵獻不足後蜚之無識者必相驚以爲是羽陵酉陽中物也下走於此有憂患焉而不自知其爲杞人之固故竊謂前史之例有未合者此也況藝文自宋以後俱無志也劉宋符瑞等篇遠溯於周漢楊隋食貨諸作旁及於梁陳古人宏雅不羣之材大都以述舊聞補逸事爲尚今姑弗及於唐宋以前而即以完顏蒙古兩朝其登天祿入石渠者不知幾何藥而不錄得毋爲

諸史家所笑也然攷明史藝文原志出自黃徵君俞邵雖變舊史之例而於遼金元諸卷帙猶仿宋隋二志之例附書於後南宋書籍之未登於史者亦備列焉橫雲又從而去之而益簡矣今文淵閣前後所修書目具在所當疏通證明匡謬補遺之處此固秉史筆者之事秣陵焦氏之書原爲國史起見然其序謂以大内之書歸之四部而實則與三館之目全不相符又其外戾極多不可用也其文淵閣之所無而見於各家書目者附錄於後此在前史諸志固有成例如漢唐二志凡爲内府所本有而不可以登於正史或本無而增入者一一注

明於下以志慎也倘如橫雲山人所作則此等義例一切滅裂殆盡矣班氏而後言藝文者莫善於隋歐公唐志亦佳紊亂而無章者無若宋也軼唐宋而侔漢隋是在史局諸公爲之

移明史館帖子二

藝文不當專收本代之書幸不以愚言爲妄然卽以本代之書言之亦大費攷證也新唐書藝文志凡前代所已有不復措一辭者以漢隋兩家在耳其於三唐圖籍必畧及其大意而官書更備凡撰述覆審刪正之人皆詳載焉是故於永徽禮則著許敬宗李義府擅去國恤

之謬以歎大臣不學無術爲典禮無徵之自於開元禮
則載張說不敢輕改禮記之議以嘉其存古之功於則
天實錄具書爲劉知幾吳兢所重修而知直筆之所由
存於六典據實言李林甫所上而知會要以爲張九齡
者益惡小人之名而去之是皆有係於一代之事而不
徒以該洽爲博至於別集之下雖以明經及第幕府微
僚旁及通人德士皆爲詳其邑里紀其行事使後世讀
是書者得有所據以補列傳之所不備而丹陽十八詩
人連名載於包融之末擬之附傳其中載邱爲之居喪
可以見當時牧守惠養老臣之禮滕珦之乞休可以見

當時職官給劵還鄉之禮典則遺文藉此不墜斯僅存書目而已者有明一代藝文極繁然太祖實錄已爲楊士奇芟改失實至纂修書傳會選諸臣姓名因其中有殉讓帝難者盡削去之則文籍之不足憑如此馮涿州再相奮筆改熹廟實錄而劉若愚酌中志或去其黑頭爰立彼倆一卷以爲之諱則篇第之不足憑如此是皆本志所當嚴覈者也先儒之著不備見竊鈔舊書以爲大全通鑑未有成編邃究所見以續綱目畧舉其意以見一時儒臣之概可也蒙存淺達實爲講章濫觴非經解也小山天臺諸集兼及經藝又非復文鑑所錄之舊

體也是又風會之變不可不加別白者也或疑如此或過於繁不知但準唐志之例固非若馬氏通攷之盈篇接幅也或又疑草野孤行之本未可登於正史然觀唐志則熊執易之化統西川帥武元衡欲爲進而不果者亦在焉以是知聚之而無僞者皆不妨於著錄也特是采摭既多宜防疏漏如漢志莊怱奇嚴助之賦文然則旁搜博采而又弗令遺誤以資後人之譏彈則庶幾乎其可矣

移明史館帖子三

史之有表歷代不必相沿要隨其時之所有而作如東

漢之宦者侯表唐之方鎭年表遼之外戚世表此皆歷代所無而本史必不可少者也祇屬國表則世多以爲契丹起幽雲之地統領諸藩故特詳其撰述似爲歷代所無贅而不知古今皆應有之蓋屬國之爲中國重甚矣其興廢傳襲瑣屑之跡雖有列傳可攷而眉目非表不著又其中有交推而旁見者尤必於表觀之請以往事爲準漢武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而於是乎有夜郎昆明之師其後三十六國旣附漢北遂以衰弱然至新莽之世匈奴中振西域復阻班定遠之得成功者再値兩單于之亂不能與漢爭西顧也豈知西域定而東

胡熾爲尤鮮卑遂至虎視袁曹之閒舉足左右中原倚爲輕重是故匈奴內徙鮮卑北據兩者皆爲六朝之累唐之軍威所以能及百濟渤海而遠者以突厥既滅也開元之末吐番回紇盛於西北蒙詔盛於西南安史之亂頗仗西北兩番同仇之力然自是遂爲國患鳳翔涇原之師防秋無一歲寧南詔雖時拒命不甚爲中土憂乃大中以還河湟反爲職方所有而卒之構兵以釀龐黃之禍亡唐室者反在蒙詔夫立乎百世之下考遺文墜簡以觀往事蛛絲馬跡正於原委參錯之中求其要領然猶得一表以標舉之則展卷歷歷在目矣有明一

伐初則王保保未靖頻勞出塞之師其後榆木川之喪土木之狩陽和之困九重旰食不一而足而朝鮮之易姓交趾之頻失倭人之內犯是皆東南大案所當特書者也滇緬亡而投緬甸闖賊失而竄東寧以視夫延禧之餘歷大石之殘疆約畧相同而日本乞師安南假道其與求援高麗通使回鶻之舉又無不酷肖者斯皆當依遼表之例爲之附錄其他荒遠諸國則自三保太監下西洋以後多有至者不過書其貢獻之期而亦原不必詳也且夫有明疆埸其既得而復棄者朶顏之三衛也有自棄以貽患者受降城之遺址也有暫開而復廢

者東江之四島也廟算邊防俱得括之於表夫豈徒夸王會之浮文哉遼金三史世人多置之自鄶以下無譏之列豈知其中體例固自有可采者乃任耳而棄目豈不惜夫

移明史館帖子四

遼史於屬國之外又有部族一表諸國所以識其大者諸部所以識其小者大小雖有不同然但取其有關於一代之故則某所謂隨其時之所有而作之者也西南黎犵狑猺獞獠之種大昆小叟隨地險為都聚蓋亦四裔之未成國者然而南中諸郡拒命則諸葛不敢北征

山越爲梗孫吳爲之旰食洗夫人累世立保障之功而彭士然亦仗節於十國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攷之前史多附入四裔傳中葢以其類相從有明循蒙古之制置宣慰安撫招討長官四司其始皆隸驗封以布政使領之其後半領武選以都指揮使主之葢取文武相維之意三百年來史冊所書洞主酋長之事頗與諸國相等始於麓川之役而漸且相踵而起甚至於勤樞輔戕撫鎮瞰省會震動半壁八百老撾朝貢竟絕播州水西僅而克之以是知三宣六慰撫馭之難也迨至國命寄於蝸角魯陽之戈更能幾時黔國世鎮之亡也以定洲

之亂也緬甸援師之絕也以孟定之擕也有明末造宗祀之殲未嘗不于土司有累焉其中勤王殉節如秦良玉龍在田輩亦多有之皆前史所希聞也秀水朱竹垞檢討以其事之關於明者綦乃請別作土司傳不復附之外國之末謂其雖非純屬然已就羈縻乃引而近之也土官蠻觸之爭大抵起於世襲或有司失所以治之遂成禍端而前史謂蜀中土司有事多主勦黔中土司有事多主撫封疆之議多右蜀廟堂之議多右黔是又關其域內軍力之強弱一時財賦之豐歉而出之者推之西南諸省可概見矣愚故欲仿遼史部族之例別爲

立表取前人所著西南土司簿錄諸種以爲稿本亦有始末簡畧但須具之於表不必傳者兼足爲全史去蕪文之一節觀唐書於羈縻諸州以其頻經喪亂雖不能詳亦附之地志則頗未完具者其立表寧過焉

移明史館帖子五

宋史分道學於儒林臨川禮部若士非之國朝修明史黃徵君黎洲移書史局復申其說而朱檢討竹垞因合并之可謂不易之論惟是隱逸一傳歷代未有能言其失者少讀世說所載向長禽慶之語愛其高潔以爲是冥飛之孤鳳也及攷其軼事則皆不仕新

室而逃者然後知其所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蓋皆有所託以長往而非遺世者流也范史不知其旨遂與逢萌俱歸逸民於是後之作史者凡遇陶潛周續之宗炳之徒皆依其例不知其判然兩途也向使諸君子遭逢盛世固不甘以土室纏牀終老而滄海揚塵新王改步獨以麻衣葛屨章皇草澤之間則西臺之血何必不與萇弘同碧晞髮白石之吟何必不與采薇同哀使必以一死一生遂岐其人而二之是論世者之無見也且士之報國原自各有分限未嘗概以一死期之東澗湯氏謂淵明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

爲狙擊震動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託以行其志故每寄情於首山易水之間可以深悲其遇斯眞善言淵明之心者倘謂非殺身不可以言忠則是伯夷商容亦尚有慙德也哉不如其人當聽其言抗節不仕之徒雖其憂讒畏譏嘆嗟不敢自盡而鬱結淒楚之思有不能自已者至若一邱一壑寄託於蠱之上九其神本怡則其辭自曠也是不過山澤之臞而豈可同年而語哉唐書入甄濟司空圖於卓行傳以宋景文之有學尚泥舊例如此夫譏玄奘李華之歸於獨行亦范史之謬後世不必以爲準也卓行之傳非不佳而二公非元德秀陽城之

伍儓人固各有其倫矣雖宋史忠義傳序有云世變淪胥晦迹冥遁能以貞厲保厥初心抑又其次以類附從斯眞發前人未發之蘊然而刻傳十卷仍祗及死綏使節諸君未嘗數謝翱鄭思肖龔字如靖康時之褚承亮誓不仕金而祗列之隱逸則又何也夫惟歐公以死節死事立傳則不能及生者若概以忠義之例言之則凡不仕二姓者皆其人也前輩萬季野處士嘗輯宋季忠義錄附入遺民四卷論者韙之因念

興朝應運亳社爲墟而一二吞聲喪職之徒紀甲子哭庚申表獨行吟老婦如汪渢徐枋輩不可謂陽春之松

柏無預於歲寒也幸生不諱之時闡潛表微於今爲盛而使苦心亮節不得表見於班管甚者如劉遺民孫郃竟爲史臣之所遺是後死者之媿也博討於忠義卓行隱逸之科而歸之於至是顧進不使而教之幸甚幸甚

移明史館帖子六

忠義列傳宜列抗節不仕者於後愚固已言之矣茲偶與客語靈壽傅氏明書謂其中尚有一例可采者從斷代爲史以來無以因國死事之臣入易姓之史者有之自晉書之嵇康始深寧以爲中散義不仕晉甘以身殉今使晉書有其傳是中散之恥也斯言足以扶宇宙之

元氣作宋史者有見於此乃援歐公五代史中唐六臣傳之例而反用之作周三臣傳一卷於末以明瞠眼諸公之節是蓋歐揭之徒巧於位置故其傳立而不能以深寧之論加之元史於殉難臣僚業已專傳裒然可無原父第二等文字之誚而其伏節於順帝遜位之後尚有多人史稾成於洪武之初多失不錄如擴廓不當與張李同傳陳友定不當與張陳同傳是猶其顯焉者至伯顏子中之拒命則太祖所欲致之而不得者也戴良之被囚則太祖所欲奪之而不能者也蔡子英之遯荒則太祖所欲留之而不敢強者也王冕以兵死永福山

道士以刎死棄蘭以不受薦死原吉製壙銘以待盡鐵厓書李楠榜進士以志懷李一初序靑陽集恨不得效一障之用而丁鶴年宣光綸旅之望至死不衰淮張亡後張憲變姓名傭於僧寺要之皆非明臣也太祖當干戈草昧之際卽能以扶持名義爲念觀其于擴廓守節歎賞不置以爲天下奇男子大哉王言所以培一代忠臣義士之澤而不轉盼而有壬午之家難諸臣之駢首者甘心於十族之逮瓜蔓之鈔以至甲申失守殘山剩水奉四藩而不替皆此一語啓之然則附元遺臣傳於明史亦太祖之所許也傅氏之書譾劣不爲著述家所

稱其補元臣亦未備要其所見則佳耳

移廣東志局論佟督不當立傳帖

於一統志局中見廣東通志草本其

國朝大吏首列佟督養甲以爲死事不知所據者何書

養甲乃降明而死雖其出於迫脅非本心然大節已塗

地列之死事得無有媿當　大兵之下嶺也養甲以重

臣視師而使降將李成棟先驅摧鋒拓地皆出成棟養

甲拱手受成而已及奏功而養甲爲制府成棟仍以總

兵加都督戎服入見始用公禮成棟怏怏故所取印信

不下五十而獨匿總制印不以與養甲其時廣東尚未

靖殘明舊臣四起陳閣部子壯張尚書家玉陳給事邦彥以及霍師連韓如璜之徒更進迭退成棟猶爲養甲盡力而所望殊遲終不得乃密與布政使袁彭年謀反會贛州以被圍告急養甲令成棟援之撥餉八萬彭年故言額置遷延不發成棟招花山羣盜大至廣州郭門晝閉成棟紿養甲曰贛州旦暮亡而吾士寇深如此五嶺其可保耶彼聲言復故國耳曷若權宜許之徐治軍爲勦寇計養甲故庸人兵柄皆掌於成棟雖心知不可然無如之何而羣盜爰指縱火焚野呼聲震天地養甲不得已出示安民但書甲子概既下成棟宣言曰制府

降矣卽用所藏總制印奉永歷朔上表南寧養甲倉皇遜位南寧加成棟大將軍惠國公養甲兵部尚書襄平伯以百官遷肇慶養甲亦遂受職此其降之顛末也先是陳閣部子壯之死養甲寸磔之投其骨於四郊論者謂子壯先朝大臣起兵亦各爲其主養甲殺之足矣乃以極刑未足至無完骸則過於忍至是子壯贈太師番禺侯謚文忠卽遣養甲爲論祭使養甲媿欲死遺臣又時時辱之乃密遣人北行通表欲自歸爲邏者所得遣祭興陵卽桂端王墓也成棟之子元胤以兵禽之江中磔之此其不自安於降而死之顛末也夫以封疆大臣

智不足以燭奸才不足以應變節又不足以臨危靦顏而受褒平之封以至首鼠不終而死則何益矣以愚平日所聞如此謹質之局中諸公如其不妄伏望芟薙

結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二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三

鄞　全祖望　紹衣

簡帖三

與陳時夏外翰論通鑑前後君年號帖

僕少時見司馬溫公與范內翰論通鑑帖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爲定如唐高祖武德元年則正月便不稱隋煬帝義寧三年唐玄宗先天元年正月便不稱睿宗景雲三年梁太祖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哀宗天祐四年僕以爲史家紀載當取簡捷固是不易但皆以後來爲定則竊以爲未盡然者大抵前王後王之會祇應據實

書之不當以特筆進退其閒倘必以後統前則𢿙第之閒或以君而蓋於其臣父而蓋於其子祖而蓋於其孫兄而蓋於其弟是非惇典庸禮之旨也又況所標於上者已是新主之年所列於下者尚屬前世之事於名於實均似有所不合及見朱子綱目凡例有曰如漢建安二十五年十月魏始稱帝改元黃初而通鑑是年之首即爲魏黃初又章武二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而通鑑目錄舉要是年之首即稱建興凡若此類非惟失於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尤大始知前人已有先我言者但綱目雖多所改正而於中歲改元無關事

義者仍依通鑑之舊郁見以爲一書當有定例今或以前爲主或以後爲主似乎紊亂故於古今通史年表概以前統後而分注其後來之年號於下固與溫公大左然不敢以大儒之書苟附和也春秋定公以六月卽位而正月卽已紀元則以昭公在去年已逝預紀無所戾非後世之比也先生以爲可否

新舊五代史本末寄趙谷林

梁唐晉漢周之書薛居正所纂者當時謂之新編五代史見於宋太祖本紀歐陽兖公書出則謂薛本爲五代史而歐公爲新五代史見於洪景盧馬端臨所稱近讀

永樂大典則凡其引用五代史者皆歐公本而引薛本者曰新修五代史蓋沿最初之名也薛本在國初黎洲先生尚有之仁和吳志伊檢討著十國春秋曾借之而未得南雷一水一火之後遺籍不存百一予從其後人求之不可得矣近有捃摭冊府元龜資治通鑑中語成一編託言南雷故物是麻沙坊市書賈之習氣也因吾友趙五谷林來問書其本末以貽之

答史雪汀問十六國春秋書

來問崔鴻十六國春秋一書此舍閒所無者前年曾從徐思沐家借看一過係明萬歷閒刊本然並非崔氏舊

璧請得以原委言之當十六國時僞史最多其著者有若和苞漢趙記田融石趙記幷鄴都記杜輔前燕記並統後燕書申秀燕史高閭燕志封懿燕書范亨燕書崔逞燕紀王景暉南燕錄張詮前燕錄常璩蜀李書索綏涼春秋劉慶涼記張諮涼記索暉涼書劉昞涼書裴景仁前秦記姚和都後秦記段龜龍西涼記高謙之北涼書宗欽西秦記韓顯宗北燕記崔氏盡取而裁定之勒爲百卷外別有年表一卷序例一卷在後魏永安中頒行而諸史並紬北史鴻本傳曰鴻經綜既廣多有違謬如太祖元興二年姚興改號弘始而鴻以爲在元年太

宗永興二年慕容超擒於廣固而鴻又以爲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爲在元年如此之類多係不攷北魏書同司馬溫公通鑑暨萃諸書其記南北朝事除晉宋諸正史外以崔氏十六國春秋蕭氏三十國春秋爲多但晁說之述溫公語謂當日所見疑非原本而鄱陽馬氏通攷經籍攷中不列是書則在宋時已鮮傳者乃有明中葉以來居然有雕本百卷行世一二好學者以其久沒不見視爲拱璧若以愚觀之則直近人撮拾成書駕託崔氏并非宋時所有也宋龔頴運歷圖載前涼張寔改元永安張茂改元永元張重華改元永

樂張祚改元和平張天錫改元太清張大豫改元鳳凰謂出鴻書晁公武曰晉史張軌世襲涼州但稱愍帝建興正朔其間惟張祚篡竊改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年祚誅後復奉穆帝升平之朔不知穎何所據或云出崔氏書崔書久不傳於世莫能攷也愚以今本對之竝無此事溫公通鑑攷異引鴻年表則當是時年表必尚未失而今本竝無有又本傳稱鴻書皆有贊序評論在通鑑亦多引之今本但取通鑑所引附注傳尾尚得謂非贋本耶孔毅甫謂從古史法兩人一事必曰語在某人傳晉書王隱諫祖約奕棋一節兩傳俱出爲文煩複

是乃史法紊亂之濫觴若在崔氏今本有同一事而三四見者況其列傳大都寥寥數行不載生卒不敘職官東塗西抹痕迹宛然是不辨而自見者古今無此史例也然且傖父不學所有坊閒漢魏叢書再取今本芟之百不存一則卽係崔氏舊本經此刋除已不足觀況其爲僞書乎從古有好著僞書人物如葛稚川西京雜記柳子厚龍城錄都屬後人假託然究之遇有目者必不可掩可謂徒費心力率勦不旣

答臨川先生問湯氏宋史帖子

明季重修宋史者三家臨川湯禮部若士祥符王侍郎

損仲崑山顧樞部寧人也臨川宋史手自丹黃塗乙尚未脫稾長與潘侍郎昭度撫贛得之延諸名人足成其書東鄉艾千子晉江曾弗人新建徐巨源皆預焉網羅宋代野史至十餘簏功既不就其後攜歸吳興則是書不特閣下西江之文獻也亦於吾鄉有臭味焉是將祥符所修亦歸昭度然兩家皆多排纂之功而臨川爲佳其書自本紀志表皆有更定而列傳體例之最善者如合道學於儒林黎洲先生論明史不當分立道學傳本此歸嘉定誤國諸臣於姦佞列濮秀榮三嗣王獨爲一卷以別尋宗宋史不爲榮王立傳皆屬百世不易之論至五閏禪代遺臣之磔磔者多

夌建炎以後名臣多補庶幾宋史之善本焉甲申以後石門呂及甫堉於潘氏是書遂歸及甫姚江黃梨洲徵君以講學往來浙西及甫請徵君爲之卒業徵君欣然許之及甫因取其中所改歷志請正幷約盡出其十餘簏之野史成言未果及甫下世其從子無黨攜入京師將卽據其草本開雕無黨又逝新城王尚書阮亭僅得鈔其目錄故嘗謂是書若經黃徵君之手則可以竟成一代之史卽得無黨刊其草本則流傳亦易而無如天皆有以敗之花山馬氏者無黨姻家故是書旋歸花山未幾時花山之書散佚四出海寧沈氏得之歲在卯辰

之閒某在杭聞沈氏以是書求售於仁和趙上舍谷林亟往閱其大概力勸收之而不果壬子之冬晤沈氏諸郎於京師叩以是書存亡則言已歸太倉金氏矣然是書累易其主所存僅本紀列傳而其十餘篇之野史則不知流落何所可爲長歎息者也是書在吳下多誤以爲祥符之本以昔所聞則自石門而花山者確然係臨川底稾黃徵君之言可按也某少讀宋史歎其自建炎南遷荒謬滿紙欲得臨川書以爲藁本或更爲拾遺補闕於其閒荏苒風塵此志未遂今倘得遣人向太倉求鈔副本則尤斯文之幸也寧人改修宋史聞其草本已

有九十餘冊乃其晚年之作身後歸徐尚書健菴今亦不可問矣著書難傳之尤難言之曷禁憫然

答趙徵君谷林問南宋雷樞密遺事帖子

宋史不爲雷樞密孝友立傳宰輔表亦失其罷官之時其立朝事跡無可攷但據諸列傳中載其在嘉定初歷詆開禧用兵諸臣雖水心先生亦所不免水心於用兵力辭草詔而孝友尚抨彈及之則頗疑其阿附史相以排正人也及觀木筆雜鈔言陳自强本太學服膺齋生旣當國孝友方爲學官乃立魁輔碑以頌之自强敗孝友欲磨去之以泯其迹而諸生不從一月諸生赴試孝

友急遣人搥落焉嘉定更化孝友乃反攻他人以表其不黨於韓然則孝友之著黃反覆亦甚矣然愚讀朱子文集言黨錮之禍則謂孝友能辭官而去因舉以誚他人之戀位者是孝友固淸流也黨錮之籍本未嘗及孝友而潔身不緇大有類皇甫規之自免然其後又何所見而出乎孝友之由韓而史不足怪其由趙而韓爲可惜也嗚呼古今人物之一失足而不可挽以至於無所不爲者類如斯也豈獨孝友也哉攷之江西瑞州府志孝友由南劍教授遷國子學錄累官至祭酒故得立碑磨碑一出其手而自强罷相孝友旋自中丞遷給事拜

參政矣若其附韓在祭酒時附史在中丞時官愈顯則中愈熱也其最初辭官是學錄任中爾時富貴之望尚未濃耳通志謂孝友在光宗時已官祭酒則又非也孝友龍樞使以大觀文知福州亦無所見其贈官太師其謚文簡常攷南渡之師儒莫有聲於芮祭酒莫醜於雷祭酒宋史俱不能詳其事以爲後世勸懲不知其所排纂者爲何事也

答臨川先生論慶元黨籍鄭湜帖

昨歲荷賜問以慶元黨籍之第七八鄭湜宋史無傳令愚攷其顛末行篋中無多書祇得見福建通志合之舊

史旁參以朱子語錄得其大概志云湜字溥之一字闕補之縣人也乾道中成進士光宗時官祕書郎所陳皆讜論慶元初以起居郎權直學士院趙忠定公罷相湜草制有持危定傾任忠竭節語韓侂冑以其爲褒詞大怒出知本州後爲刑部侍郎隸名黨籍卒諡文肅按李杅嘗問朱子曰溥之草趙丞相罷相詞固佳以某觀之若當時不作便乞出尤爲奇特朱子以爲不必如此但後來既遷之後便出亦自善溥之卻不肯出所以可疑若不作而遽出亦無此例杅曰如富鄭公繳遂國夫人之封以前亦曾有此朱子笑而不答然則溥之草制之後當

遷一官其後始襍外轉耳溥之又有與朱子論戢謚法亦載諸錄宋史寧宗本紀紹熙五年七月遣鄭湜至金告禪位金史交聘表明昌五年閏十月宋翰林學士鄭湜來攷之宋制翰林學士承旨之下爲翰林學士學士之下爲直學士院承旨不常置以學士久次者爲之他官入院未除學士謂之直院溥之本直院使金時暫假學士銜以行耳若陸文安公之卒溥之祭文以江淮總領署銜然則以祕書出爲總領以總領又爲直院也忠定罷相在慶元元年三月次年即有僞學之禁溥之既斥知外郡何以得遽入爲侍郎既召用何以又遭禁錮

愚意或即草創時所遷之官而後人誤記之者溥之於
黨籍列在高等其生平歷官之詳必尚有見於他書宋
史自荒陋耳尚容陸續攷索奉正函丈不備

答陳時夏先生論鄂忠武王從祀帖

賜讀鄂忠武王從祀説攷據精博無以復過兼之位置
井井次第開無一參差想見先生惓惓忠烈遺事雖千
百年前人無不留意假得位秩宗太常閒必能爲
聖朝釐正祀典夙夜寅淸以奉
天子表章禮樂之旨憶愚少時亦嘗以各史所書鄂王
事蹟零末盡欲取新舊宋史兩編及南宋諸稗乘合之

金陀粹編攷索一過奄忽一紀逡巡未踐今於先生說中得見崖略可謂幸甚其中尚有剩見欲與先生討論者資治通鑑續編命大理卿周三畏中丞何鑄先劾飛事尋命万俟卨鞫治之則三畏亦不附和咸陽者雖諸稗史所稱挂冠入丹霞山不返以及翦頭仙人諸紀或未可信但要屬薛仁輔李若璞一流不得因辨誣錄中所遺而竟去之惟何鑄舊屬賊檜鷹犬縱有後功不補前過若三畏則非其倫似當於薛仁輔下次設大理卿周三畏之位道園集有題鄂武穆王墨蹟出武寧湯盤藏其先世文林君軍中文書武穆紹興元年所署盤言

武穆之死文林上書論列遂并受害文丞相嘗題其家之堂曰忠節遺墨故在據此則文林亦王幕屬文山邵菴以忠孝文學大儒當皆不妄似當於於鵬孫草下次設幕屬湯文林之位金陀粹編又有南劍布衣范澄之上皇帝書其書亦慨摯但不紀其與劉允升事先後何若且上書後處分亦無可攷此屬編中疏漏但以布衣仗義伏闕自足千古抑或即西湖志餘所稱百二十人衆名總不可問要須大書以表之似當於劉允升下次設南劍布衣范澄之之位至於大宗正士㒟以帝冑之尊藩封之重肯以百口相保幽死於閩與公不朽亦復

何辭但恐天潢宗子不當居兩廡之列得毋鄂王神爽
或亦有不安者愚意謂當於別殿中另奉大宗正安齊
王趙士㒟并太傅樞密使蘄王韓世忠兩主蘄王當鄂
王冤死時獨攖檜怒面斥廷爭原應首居俎豆但爲王
前輩勳高望重垂世者不僅在此況亦萬無配食之理
莫如與宗正竝祀之別殿中未解先生以爲何如若銀
瓶小姐附享祠祀已非一日但此是一大疑案來集之
樵書曰孝宗時訪求岳氏子孫襁褓以上皆官之女少
者俟嫁則官其夫武穆有女安娘女夫高祚補承信郎
岳雲女大娘岳雷女三娘俟出嫁日各補其夫進武校

尉並載金佗粹編則銀瓶殉孝寧不經御旨追贈且岳珂爲武穆孫而編中曾不一及之夫歷代以來旣有舉之誰敢廢焉然其疑有不可不存也今於寢宮旣欲以東廂列五子而孫珂附之西廂列五婦而銀瓶附之則安娘之明見譜系顯膺恩命者其不得不附又可知也他如門左欲設閽卒張寶之位則此見傳奇妄語恐不足信況是編全據史傳卽稗官亦未敢輕錄何問傳奇某頓首奉復不旣

奉浙東孫觀察論南宋六陵遺事帖子

昨謁幕府蒙以南宋六陵遺事下問卒卒未竟其語冬

青之事爲世人所豔稱然祇唐玉潛林白石耳同時預其事者雖不能一一著姓氏如王修竹鄭宗仁鑿鑿可攷謝皐父則嘗移冥轉其閒草窗紀陵使羅詵事雖與諸公不相謀要亦先後犇走是役者也獨厓山志所云余則亮尚當闕之以俟攷明初既返穆陵遺骼建雙義祠於鄉大夫祠之左以祀唐林已而移之陵右凡有事於六陵卽并及之夫其祠之是也而惜其於同義諸公有未盡者某嘗走攢宮山下摩挲宋學士碑文所有享殿周垣雖已摧殘殆盡尚有約畧可尋之跡而徧問樵夫牧豎獨失祠址所在爲之茫然當時江南舊臣官上

都者不少曾不能出一言以保橋山弓劍至使楊髡縱其滔天之惡玉匣珠襦狼籍殆盡諸君子以朔不坐燕不興之身爲故君護龍髓恒星晝隕七度山南踰垣折足幾陷虎口百世而下卽分麥飯一盂以酬明德其亦誰忍替之乃更有大不平者楊髡西番謬種原屬豺虎不食之餘而同惡泰寧寺僧則橛首禍所啓也茲者西泠道上雖至五尺之童爭毀楊髡遺蹟鑿飛來峯之塔折六一泉之像甚者貽禍地藏波累天女而泰寧殿宇近在陵寢之側巋然獨存佛燈魚鼓不隨麟辟耶石馬並泯茂陵秋風猶餘磨劍之輩豈特冬青靈鳥將共

杜鵑泣血山鬼有知亦應髮指夫祠祭載在有司令唐林祠宇鞠爲茂草則興廢舉墜是明使君之所以修典禮也遊僧故址犂其地而瀦之抑亦厲風敎之一端也合當日扶義之羣使共食於一堂正明使君之所以表幽潛也滄桑岸谷又歷數百祀而遙四山風雨之地一望蒼茫然而向蘭亭以嗚咽索眞帖於誰家諸君子之魂魄猶在此閒其柰何過而莫之問也敢以告之執事幸勿以其迂而棄之

再奉觀察孫公帖

某前此致帖幕府欲毁攢宮山之泰寧寺聞者笑之以

爲是殆丁零盜蘇武牛羊使曹公按其事也不知其所以當毀者不僅以其當日預於楊璉之惡而已蓋所謂泰寧寺者何地乎乃卽永茂陵之故址也方寧宗之崩也吏部侍郎楊華奏曰泰寧寺山岡𠗅特五峯在前直以上皇青山之雄上皇村名翼以紫金白鹿之秀以此知先帝弓劍之藏當在於此詔遷其寺而以其基定卜仁烈皇后楊氏祔是泰寧寺所以改爲永茂陵也至元二十二年楊璉言會稽有泰寧寺宋以之建攢宮錢唐有龍華寺宋以之建郊壇皆係勝地宜復爲寺以爲皇上東宮祈壽時攢宮已改爲寺并勅毀郊壇是永茂陵所以

復爲泰寧寺也嗟乎吾聞攢宮之建趙清獻公陸楚公二家先塋皆包入焉朝廷許其歲時墓祭通道如故天子錫類之仁且然而寺僧之悖一至於此然愚竊怪明洪武閒之遣官審視也浙江行省繪圖以進僅孝理二陵尚有殿垣其餘祇存封樹於是置守衛之戶嚴芻蕘之禁而寧宗兆域早已犂平安得尚有封樹之可言禁山之中居然有侵龍穴以爲道場者是有司特以漫言奉行未嘗確爲清覈也正統弘治兩朝亦嘗再行檢勘欲復民閒所占豈知是寺本屬諸陵之一非隙地所可比而反縱而不治其爲樵牧孰有過於此者方今雖再

屬易代之餘然故國之陵寢皆爲令甲所加意明使君誠以此諭有司使其淸而出之則有功於金粟之堆豈淺鮮乎嗚呼一坏未築雙匣親傳當時義士之力不能勝逆僧而今何有矣愚意以爲當盡毀寺室大題曰宋永茂陵故址而爲周垣以藩之至若冬青古樹開花無日近已梵宇雜糅湮沒莫可蹤跡若以整緝攢宮餘力并及天章是乃白衣之靈所深望於後世之志士者敢復爲執事瀆言之

答史雪汀問六陵遺事書

會稽縣攢宮山舊名寶山紹興元年哲宗昭慈皇后崩

遺詔殮以常服不得用金玉寶貝權宜就近吉地攢殯候軍事寧息歸葬園陵所製梓宮取周吾身勿拘舊制以為他日遷奉之便朝議欲加陵寢名號曾紆奏曰帝后陵寢今存伊洛不日歸中原即祔合矣宜以攢宮為名從之攢宮之名自此始是年徽宗顯肅皇后鄭氏崩於漠北五年徽宗亦崩七年何蘚還始聞訃音先上陵名曰永固九年高宗懿節皇后邢氏崩於漠北十二年金人以三梓宮來還其時選人楊偉貽書執政乞奏聞命大臣取神櫬之最下者斲而視之既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槨仍納袞冕翬衣於槨中

不改殯詔可是年合攢徽宗鄭后於昭慈太后攢宮西北改陵名曰永祐攢邢后於昭慈之西二十九年高宗母顯仁皇后韋氏崩攢永祐陵西三十一年淵聖皇帝訃聞遙上陵名曰永獻乾道中朝廷遣使求陵寢地而不言及欽宗梓宮金人自葬之鞏縣欽宗后朱氏從北狩不知崩所及歲月高宗陵名永思慈烈皇后吳氏祔孝宗攢永思陵西成肅皇后謝氏祔名永阜光宗陵名永崇寧宗陵名永茂仁烈皇后楊氏祔其孝宗成穆皇后郭氏成恭皇后夏氏光宗慈懿皇后李氏寧宗恭淑皇后韓氏以攢宮在山陵之前神靈旣安並不遷祔理

宗陵名永穆度宗陵名永紹此六陵大略也元世祖至元十四年續綱目在十五年謝皋羽詩知君種年星在尾是十四年戊寅也羅雲卿張孟兼竝主之若十五年乃己卯元史又別以爲甲申他如唐玉潛詩謂犬之年羊之月係甲戌六月林霽山詩謂羊之年馬之月則癸未五月孔希魯述霽山詩又以爲丙之年子之月則丙子十一月唐林皆身爲其事者而相參錯希魯所述一詩又有與同周公謹癸辛雜志別曰乙酉陳善依綱目貝瓊依元史宋濂書穆陵遺骼依癸辛志元史亦濂所總裁而所書又先一年今從謝詩番僧楊璉眞珈爲江南總統與丞相桑哥表裏爲姦會稽有天長寺故宋魏憲靖王墳院也有閩僧聞號西山者媚髠遂獻其寺因發魏王冢得金玉甚多以此啓發陵之意剡僧澤號雲夢者賛之而前此永茂陵本泰寧寺故基楊髠先令寺僧宗愷宗

允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呈告於官旋嗾妖僧嗣古妙高上言南宋諸陵當毀㮣哥從中可之十五年大與八夫幷番僧及諸凶黨發掘時有中使羅詵者守陵不去與之竭力爭執爲僧澤痛箠之且脅之以刃詵大哭而去先發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嗣啓高宗孝宗光宗暨孟韋吳謝諸后攢宮所取寶玩無算徽宗陵得玉走馬烏玉筆箱銅掠攢繡管高宗陵得眞珠戲馬鞍光宗陵得交加白齒梳香骨案理宗陵得伏虎枕穿雲琴金貓睛爲徽龍肝石爲軫又綠玉磬一枚係楊太眞物度宗陵得五色觮絲盤映魚黃瓊扇柄其餘金珠

萬計爲屍氣所蝕如銅鐵然或有棄之不收者理宗藏中尤多開棺之際有白氣亘天蓋寶斂也惟徽宗棺中無尸僅朽木一段而已蓋和議成時金人祇以空櫬給宋而道君梓宮在五國城者自若雲谷臥餘錄全遼志皆云五國城頭有徽宗墓癸辛雜志作徽欽二陵徽宗止一朽木欽宗止一燈檠野獲編謂欽宗遺柩未還安得燈檠黃耒史以爲高宗后邢氏之誑事或然也理宗之尸如生其下皆藉以錦錦之下承以竹絲細簟或攫取之擲地鏗然有聲則金絲所成也有告以含珠乃夜明者遂倒懸其尸林間瀝取水銀若此者三日遂失其首蓋西番之俗以爲帝王髑髏可以厭勝致富因盜去是夜西山有哭聲凡諸番所發園

陵與大臣墓通一百有一所他擭盜詐掠諸贓其十一
萬六千三百錠占田三萬三千畝他物稱是其時有故
宋將作監主監王英孫者字才翁別號修竹會稽人也
富而好客諸遺民如吏部架閣平陽林德陽國子學正
平陽鄭樸翁布衣山陰唐珏並集其家相與合謀乃具
酒醴市羊豕邀里中少年享之酒酣告之以事皆曰諸
一少年日事發柰何珏曰今四野多暴骨可竄而易也
乃造爲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
之德陽作丐者裝背竹籮手竹夾遇物即投籮中先鑄
小銀牌百十在腰掛遇番僧之隸即賄之遂得高孝兩

陵骨樸翁等或謬爲采藥者負草囊入陵上見有棄草莽間者輒拾焉或乘夜潛入山取野間骨相易既恐事覺至有蹶垣折足者遂盡得諸陵骨時或傳理宗顱骨爲北兵投湖水中購漁人網之竟不能得匡山志以此爲俞則亮事蹶七日諸僧下令哀陵骨雜諸牛馬骼築鎮南塔於臨安舊內以爲厭勝杭人悲戚不能仰視時羅詵方懼害亡匿民間聞諸陵盡發乃具衣冠求遺蛻無所得得孝宗頂骨小片及諸后骨之未收者大化之諸遺民則潛瘞所拾於蘭亭山南天章寺前每一陵爲一穴上植冬青樹六本以識至元二十八年諸僧事覺詔遣脫脫塔

喇海忽辛三人追究僧官江南總統楊璉眞珈盜用官物尋宣諭江淮民恃總統力不輸田租者依例征輸臺省諸臣請治楊璉眞珈擅發陵寢之罪明正典刑有旨貸死僅給還人口田地之爲僧踞者明太祖洪武二年上與學士危素論史素因具道發陵顚末暨楊璉眞珈截理宗顱骨爲飲器後事敗入官以賜西番僧之爲帝師者上悽然曰南宋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讐既乘其弱取之何乃縱奸人肆酷如此卽日御札丞相宣國公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彝移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吳勉訪飲器所在西僧汝訥監藏深惠奉詔獻至

詔付應天府官夏守忠是年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次年浙江行省以宋諸陵圖進命禮部尚書崔亮復瘞諸舊穴九年詔浙江守臣令諸陵五百步之內禁人樵采置守陵戶二人每三年一傳制遣道士齋香帛致祭登極則遣官祭告理宗頂骨有碑亭亭側有義士祠方諸僧發掘時澤以足蹴理宗首以示無懼隨得足疾不數年潰爛死閭既得志復倚楊髡勢豪奪人田產爲鄉夫二十人伺道閒屠劊立盡證亦以他事受杖凡得金玉之家非死卽病鮮幸免者而唐珏無子於己卯上元夜夢黃袍人引一兒與之後生子珙卒爲名儒嗚呼北

宋諸陵始爲金人所啓而其後劉豫遂置河南淘沙官遍取山陵中物詳見劉豫事跡南渡後足以監矣猶且窮奢極巧以貽身後之禍可謂不智雖然豫本草竊之徒卽前代如漢之赤眉唐之温韜並係盜賊元世祖以混一天下之主其臣如廉希憲伯顏等布列滿朝而使妖僧得以恣所欲爲天地爲之震動日月爲之晦蝕固宜其國祚之不永也謹備述其事以復座右外有攷異數條附呈不旣

與史雪汀論行朝錄書

明末紀述自甲申以後螢光爝火其時著述者捉影捕

風爲失益多兼之各家秉筆不無所左右祖雖正人君子或亦有不免者後學讀之如棼絲之不可理夏彝仲幸存錄出黃梨洲著汰存錄以訂之以彝仲身仕歷朝耳聞目見寧有謬妄而不免餘論史事之難一至於此乃梨洲所著行朝錄則亦頗有遺錯請得援汰存例畧加攷索方以智從亡梧江曾晉大學士銜乃丁亥年事是年從梧江遷武岡以智扈從不及入天雷苗然未嘗爲僧爲僧乃庚寅冬兩粵再破時今錄云丁亥三月方以智棄妻子入山爲僧誤也是年劉承胤以武岡北附桂藩踉蹌疾馳遇兩宮眷衣食俱乏之絕古坭口總兵侯

性遠來迎禡供給勑辦一切三宮服御及宮人衣被皆
備三宮德之遂口授商邱伯是後侯性遂無所見未聞
有進封事今錄云商邱伯侯性入衞晉祥符侯誤也明
行朝歷與
國朝新歷晦朔閒餘大有不同
國朝於辛卯二月置閏而明歷於庚寅閏十一月大學
士瞿式耜以十一月初六日被執以閏十一月十七日
正命今錄云被執明日遇害戊子四月丙寅朔其閏月
乙未朔今錄云四月乙未朔誤也湖州諸生潘駿觀以
已丑春入覲行朝詔授兵部主事庚寅冬以陳邦傅之

難死於扈蹕錄云戊子潘駿觀為兵部主事誤也何吾騶以己丑三月始至詔令入閣未久卽去去後黃士俊始至與嚴起恆共事庚寅蹕遷梧州始以老乞休而去錄云己丑正月二十八日起舊輔黃士俊何吾騶入直誤也焦璉駐平樂在兩粵武臣中最為恭順與陳邦傅不睦卒為邦傅所誘取其首降孔有德今錄中所及璉語似全與跋扈者等而於死節則不書嚴起恆力阻孫可望秦封其後可望挾駕南寧有張蕿衛者上起恆船問王封畢竟是秦是他起恆曰將軍遠來迎駕其功甚巨若問此事是挾封也張奮拳亂毆之起恆赴水死一

夕虎負其屍出水今錄中無一語凡如此等尚屬崖畧不能盡舉行朝錄其十餘種其最疏畧者滇黔紀年當以所知錄也是錄諸書刻之餘不旣

答陸聚緱編修論三藩紀事帖子

三藩紀事本末盡屬不經之語其中人地之譌時日之舛不能更僕數也適見執事所輯江西通志閒或引之故昨曾徵及其說而辱賜下問以其詳未盡謹批一册奉到函丈其中謬之大者莫如監國魯王死於鄭氏一案鄭氏之不奉魯王也以隆武頒詔之隙也故當時自丁亥至辛卯海上原有二朔成功在金門援天復天祐

例仍稱隆武三年而奉淮王爲監國其所頒曰東武四先歷錢忠介公在長垣則頒魯二年歷己丑粵中使至成功奉朔淮王去監國號舟山仍奉魯辛卯以後魯王盡失其地壬辰次中左所尋次金門癸巳亦去監國號通表滇中於是海上之歷始合已而舟山舊臣日益消落魯王竟依鄭氏爲寄公丁酉次南澳己亥陳光祿士京卒遣人祭之蓋成功雖不奉王而其致餼仍以宗藩之禮未嘗相陵辛丑成功入臺灣壬寅緬甸赴至成功亦卒海上遺臣復奉王監國然成功子經亦不奉王徒然而已甲辰王薨是不特成功無背逆事即其子亦無

之特相傳其致饒少裘於父而紀事謂魯王在南澳成功沈之海中不亦謬歟蓋嘗聞蒼水督師自己亥喪師孤軍懸海外成功既遠引莫與同仇自度不能有濟祗以魯王尚在未敢遽散軍故是年王薨卽入山此先大父兄弟所藏蒼水手札至今猶存墓志中未及表章此一節然則蒼水固與王存亡者也冰槎集中祭王文明有十九年旄節之語則謂其凶終者果何據也黎洲先生詆鄭氏謂吾君之子在其家而不能奉之以申大義於天下是王薨而其子猶依鄭氏也成功父子固爲周室之頑民然其不負故國之誠則有可原者無故而加

以戕虐宗藩之惡則郢書所以害舊史者其冤不少故別具顛末以告之執事其餘大略見冊中矣

與趙谷林辨嘯臺集中紀蒼水事迹書

吳農祥嘯臺集其文散漫先長固不足言而所紀明季事尤失實如謂劉閣部中藻與李尚書向中揮戈海上瞿臨桂死黔中陳大樽之殉節隆武贈官（大樽死於丁亥隆武亡於丙戌）章格菴爲閣部（章官少宰）信口妄言欺世人之不知愚不能屈指數也請但以張侍郎一傳言之其曰監國賜公進士出身授兵曹按公釋褐官檢討掌制誥事兼行人使閩非部郎也其曰改兵科監張名振軍出松江颶風

覆舟六日錢唐失守扈監國由舟山依名振名振死公領其衆舟山破扈監國至廈門按公由檢討擢僉都非兵科錢唐破監國至舟山黃斌卿拒不納監國入閩至長垣而公始監名振軍由松江斌卿敗監國始入舟山舟山破名振尚未死農祥所言無一不錯其日是時隆武亡鄭成功聞監國至而喜來受約束迎公廈門按監國再由舟山入閩成功起兵已六年謂隆武至是始亡異矣成功以隆武與監國不相能始終不奉監國謂受約束異矣公與成功雖往還而未嘗合軍謂迎入廈門異矣其曰己亥之役琉球日本師皆會按周鶴芝嘗使

日本乞師不得阮美又嘗乞師俱在舟山未破之先成功未嘗乞師也其時成功全軍而出公以所部別爲一營無外番之師也其曰河北浙南響應輦下議遷都以避則野人之言矣公師欲下九江以取楚聲息何能達近輔襲曹魏投關公之語不知

本朝威德之盛也其曰公之散軍脫歸九死一生惜無記錄之者然則農祥并公北征錄亦未見而妄爲公傳無惑乎其妄言也至謂公屯田林門爲中被執則不知公被執時已散兵謂公子死白下則不知其在京口纔之無一語足據者鄞書燕說混淆信史吾不知其何意

也農辨自負博物近則方文輈杭大宗皆力推之不知其言無足采也

與紹守杜君札

執事彰念明故殉難諸家後人每歲予以賚卹且使著爲故事甚厚所惜討論有未精者丙戌晝江之役雖建國於越而越人首事者義與從亡格菴行遯其死者祇余尚書一人耳故昔人謂尚書不死則越且大喪氣而甲申之倪施周三君子乙酉之劉祁二君子亦尚賴尚書爲之後勁不知執事何以獨於尚書之後不一及之而反及於王侍郎遂東是一大錯也遂東本官監司丙

戌始以詹事貳禮部　大兵渡江遂東已病避兵秦望山丙舍中始寧倪無功謂其本有意於筐篚之迎以病不克是雖不敢以此玷之而要之未嘗死則審矣蓋遂東之死在丙戌之杪秋其去尚書投水時且十旬蕭山徐涵之言其生辰適在亡國之後其家尚為開筵稱慶君子讁之是則衆論所在不可掩也明亡野史最多其中眞僞雜出多不足據然未有言遂東之殉國者惟婁江人楊陸榮所著三藩本末內言遂東以絕粒而死陸榮狂且也其書誕謬不足信世亦未有信其書者而姚江邵念魯忽信之據以立傳是必王氏子孫以此鄙書

歟執事而執事偶未之察也甲申之變句容孔聞[illegible]運亦適死於其際梁谿鄒漪亦附會以爲盡節而今孔氏後人不敢仞也則以舊史之所關者重也乃若尚書大節固不必言即以其居鄉而論亦甚有功於溝洫如重築三江閘廣麻谿壩左右劉忠正公築茅山閘越人皆能言之孫叔㪍陂遺愛猶存亦非遂東之放浿湖山者比也愚畧具始末陳之執事願更詢越之介衆而審正之也

柬萬丈孺廬問徐巨源事實書

昨趨侍高齋欲以新建巨源徵士之死爲問而座有他

客不及言巨源之死世多言其通家一先達素爲巨源所薦夜遣人刺殺之其實非劫幣賊也徵亭沈高士耕巖之孫槜崖述其先世之言亦以爲然然愚竊有疑者使巨源死於同里之怨家不應牧齋誄中竟不爲徵及之況以所聞於夫巳氏之爲人雖有媿於不事二姓之言而尚非顯然滅裂行檢者是時江西雲擾前有楊萬之師後有金王之難巨源以前代貴公子嶄嶄持風節足側焦原手搏彫虎其瀕死者數矣其僅而免於死者非巨源計之所及也使夫巳氏欲殺巨源卽稍一舉手閒當巳無可漏之網顧乃計不出此遲之又久直至承

乎以後翹車東帛賫於其門而方爲剸刃之舉何其拙也故竊意以夫巳氏之於巨源其相惡不必言及其死也哀巨源者遂以弓影之疑加之桑海之際志士之危加朝露如世所傳固多有之而以巨源之蹤跡言之則似有未盡然者當是時長洲徐隱君昭法亦遭此劫幾殞其生巨源之死乃夫巳氏之不幸也執事於桑梓文獻之傳其見聞必有獨覈者未審以爲然否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三終